

2.0 的 圖書館

2.0 DE TUSHUGUAN

杨新涯 彭晓东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的图书馆/杨新涯, 彭晓东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306 - 03908 - 8

I. 2. 0… II. ①杨… ②彭… III. 图书馆管理集成系统
IV. G250.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844 号

出版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赵 婷

责任编辑: 赵 婷

封面设计: 潘 群

责任校对: 曾育林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1997, 84113349,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8.375 印张 19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了用户，Lib 2.0 也就失去了应用的价值和意义。这正是我国图书馆界 Lib 2.0 过去一直存在着雷声大雨点小的缺憾的原因之所在。

Web 2.0 或者 Lib 2.0 的核心说白了并不是技术而是理念，一种以技术为手段、以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服务理念。这是 Web 2.0 和 Lib 2.0 的关键和精髓之所在。倘若不能把握这个核心理念，一切 Web 2.0 或者 Lib 2.0 技术的应用都将会是花拳绣腿，好看不中用，或者叫好不卖座。

新涯十分准确地把握了 Web 2.0 和 Lib 2.0 的核心，并且在图书馆 2.0 的服务理念上颇有创新。在“源自实践的图书馆 2.0 观”节中，新涯比较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图书馆 2.0 理念。例如：图书馆的基本要素应该简化为“资源、管理、服务”三个基本要素，三个要素三位一体应该构成图书馆学的理论核心。“图书馆 1.0 是基于图书馆馆藏资源开展文献服务的理念，图书馆 2.0 是针对读者进行知识服务的理念。”简化的图书馆 2.0 理念至少应该有读者、参与、共享、知识、开放五个关键词。图书馆 2.0 的三个基本思想：图书馆 2.0 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组成部分，馆人合一，以书为本。这些基本理念对于传统的图书馆理念来说，均具有或多或少的颠覆性，是一种了不起的理念创新。自然，这种理念创新不会被不了解 Web 2.0 和 Lib 2.0 的图书馆界同仁所理解或者认同。好在不论他们是否理解和认同，都不会影响新涯的图书馆 2.0 实践，而实践证明新涯的理念是正确的，仅此足矣。

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新涯在书中以十分显赫的文字提出“图书馆因为提供免费、公益的知识服务的社会角色而永远存在”。这是我所知的数十年来关于图书馆消亡论的最为简明、准

确和正确的回答，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新涯主张“三分技术，七分管理”，深化图书馆知识服务，认同“读者永远都是正确的”。这些基本理念为新涯的图书馆 2.0 实践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引。

基于上述认知，新涯在重庆大学图书馆展开了全面的图书馆 2.0 实践，这种实践的集中成果是图书馆系统的 2.0 化，即以 J2EE、FLEX、AJAX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馆员的图书馆管理系统、读者的知识服务系统“我的书斋”和图书馆联盟的知识搜索引擎三个管理的、服务的、资源的系统整合为三位一体的图书馆 2.0 系统。这个图书馆 2.0 系统具有三个亮点：

一是严重区别于 MyLib 的“我的书斋”。过去的 MyLib（我的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读者登录查询图书、预约和续借图书、查询在图书馆的借阅情况、组织自己通过 OPAC 系统检索出来的图书、向馆员咨询问题、向图书馆提出图书采购建议等。而“我的书斋”则旨在营造一个读者可以交互的虚拟空间。这个“我的书斋我做主”的“我的书斋”，包括与图书馆传统文献服务的联系、RSS 的定制与阅读、参考咨询服务、文献资源收藏、读书笔记、书评系统、个人图书交易、开放存取空间、SNS 社区、站内短信、校友服务、协同写作、生活服务等丰富的应用，比较全面地糅合了各种 Web 2.0 的技术，既可吸引用户，亦可留住用户，很好地体现了 Web 2.0 和 Lib 2.0 的核心理念。

二是与“我的书斋”相关联的“移动中的图书馆”，通过智能手机提供图书馆服务，以增加图书馆服务的黏度，进一步黏住图书馆的用户。

三是图书馆联盟的知识搜索引擎。鉴于“Google、雅虎、百度等抢了图书馆的奶酪”，新涯认为“如果图书馆行业联合起

“三位一体”的图书馆 2.0 系统	123
管理流程优化设计实例：图书盘存	134
第四章 “我的书斋”我做主	147
“我的书斋”	148
SNS 的“我的书斋”应用详解	158
移动中的图书馆	178
黏度问题	184
设计实例：“我的媒体库”主要需求说明	190
第五章 图书馆联合起来	201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图书馆	202
从“中国银联”到“中国图联”	208
重庆市大学城图书馆共享系统概要设计	224
参考文献	251
写在后面	254

第 1 章

2.0 的潮流

图书馆 2.0 不是简单的技术升级，在研究图书馆 1.0 的基础上理解图书馆 2.0：图书馆 1.0 是基于图书馆馆藏资源开展文献服务的理念，图书馆 2.0 则是针对读者进行知识服务的理念。图书馆 2.0 以实现“馆人合一”和“以书为本”为宗旨，图书馆、用户和文献资源之间有机地协调统一。图书馆 2.0 可以归纳为五个关键词：读者、参与、共享、知识、开放。

“我”变成了主角

2006 年，IT 行业小小地轰动，“Web 2.0”这个词，一下子成了每个角落议论的话题。这一年美国《时代周刊》把年度人物选为“你”，副标题为：“没错，就是你。信息时代由你掌握。欢迎进入你自己的世界。”本书最具参考价值的 Web 2.0 概念，让互联网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一些这个时代的互联网英雄，开始涌现。

Web 2.0 的核心是互联网的服务，让用户从受众变成参众，用户成为真正的上帝。

Web 2.0 的温度

这几年 Web 2.0 是一个很热的话题，温度很高。下面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考验形式：在几大搜索引擎中，输入“Web 2.0”。

百度的结果：“找到相关网页约 44300000 个，用时 0.001 秒。”

Google 的结果：“约有 23900000 项符合 Web 2.0 的查询结果，以下是第 1 ~ 10 项（搜索用时 0.04 秒）。 ”

雅虎的结果：“About 87200000 for Web 2.0 (About this page) ~ 0.22 sec。”

博客、网摘、RSS、播客、SN、自媒体等词汇，似乎在一夜之间铺天盖地而来。甚至还有“泛 2.0 化”的趋势，很多行业、很多服务，都被冠以了 2.0 的名称。

重庆大学曾经尝试将数字图书馆的个人门户，取一个 2.0 的名字。最后初定了两个：书客、读客。“书客”因为与“输客”

谐音，没有被采用。想来“读客”这个名字比较符合图书馆的特点，似乎可以与博客、播客等匹配，去百度查了查，结果早已有之，读客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订阅生活新媒体平台，免费提供电子杂志、电子报纸和电子小说在线阅读及下载，用户可通过DIY杂志功能制作属于自己的电子杂志和在线小说，并进行分享、交流，建立全新的互动媒体”。

这么热的 2.0，它到底能做什么？

Web 2.0 技术及服务

Web 2.0 的网络传播与文字、印刷、电视的发明不同，它不是一种习惯性的自上而下的传播，而是一种自发组织式的传播形式，从下到上进行传播。技术改变着整个社会，Web 2.0 的改变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如果说 Web 1.0 是以数据为核心的网，那么，我觉得 Web 2.0 是以人为出发点的互联网。看一看最近几个典型的基于 Web 2.0 技术的互联网服务，就可以理解这些观点。

1. Blog

Blog（博客）即网络日志，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网络链接、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且不断更新的网络交流方式”，是继 e-mail、BBS、ICQ 之后出现的网络交流方式，代表着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工作方式，更代表着新的学习方式。提供博客服务的网站仅需要搭建系统的架构和平台，内容、链接都是用户自己发表和张贴的。

2. RSS

RSS 即聚合内容（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通过 XML 进行数据交换，描述和同步网站提供的相应内容。笔者认为，RSS

是目前图书馆最理想的资源共享模式的延伸。用户可以订阅和你有共同爱好的作者的博客，也可以订阅提供 RSS 服务的新闻、通知等，大家就不需要一个网站一个网站、一个网页一个网页地逛了，只需要将你感兴趣的内容设置在某个 RSS 阅读器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软件和个人门户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样，用户订阅的内容就会自动出现你的阅读器里，一旦有了更新也会自动分发。

3. TAG

TAG 即标签，就是可以设置某一篇网络日志、一个图片、一件音视频作品的关键词，通过定义的标签方便、灵活地对这些内容进行分类管理。用户可以为每篇日志、图片、影音等文件添加一个或多个 TAG，通过添加的 TAG 可以增加被搜索到的几率。它也可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关键词标记，利于搜索查找。TAG 的意义不仅在于分类，更在于它可以体现出用户的思想、生活和感情，如大学生放假去旅游，也可以将拍摄的照片以所在的大学进行标识，以后当他看到这张并不是这所大学的照片的时候，可以想到自己的大学生活。

4. SNS

1967 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S. 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创立了六度分割理论：“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全球任何一个陌生人。”按照六度分隔理论，每个个体的社交圈都不断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大型网络。SNS（Social Network Software）社会性网络软件，就是依据六度理论，以认识朋友的朋友为基础，扩展自己的人脉，并且无限扩张自己的人脉，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获取，得到该人脉的帮助。相关的 Web 2.0 服

图书馆也 2.0

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据说是古巴比伦人在公元前 1800 年修建的，图书馆内保存着 800 多册图书的一览表，大部分流传下来的图书，如宗教、经文、地理记述和语法读本，还有综合性哲学著作等，都在一览表上有记载。而古代最大的图书馆则是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它的藏书虽然说法不一，10 万卷或 20 万卷，甚至是 50 万卷，总之对于古代来说，这是十分丰富的，它收藏了几乎全部希腊的重要文献和其他各国的学术作品。有一点毋庸置疑，它是当时具有国际性的图书馆，各国图书馆都把经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校订的版本视为标准本。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莫过于藏书楼了，尽管最早仅见于宫廷，如汉朝的天禄阁、石渠阁，但是宋朝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普及和印本书的推广，民间也建造藏书楼。就拿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的浙江宁波天一阁来说，这座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是一座面宽六间的两层楼房，藏书楼的楼上按照经、史、子、集分类列柜藏书，楼下为阅览图书和收藏石刻之用，建筑南北开窗，空气流通，书橱也是两面设门，既可前后取书，又可透风防霉。甚至后来故宫文渊阁的房屋制度、书架款式等都是仿照天一阁而来。

时代在一秒一秒地进步，这些曾经给我们带来骄傲的知识宝库，似乎已经逐渐尘封在记忆中。变化的社会也带来了变化的图书馆，但是这个行业的步伐是如此厚重，以至于在信息时代这个词汇时时充斥耳边的今天，压力已经无处不在。

网络信息服务的竞争

2003 年 10 月,著名网上图书零售商亚马逊推出基于图书全文的“书内搜索”服务,引起巨大反响。Google 快速反应,于当年 12 月推出 Google Print 试用版,与出版社合作,索引图书的封面、简介、作者传记或从内容梗概上节选而得的摘要。当时只是一种书摘搜索,与亚马逊的全文搜索差距较大。随着与出版社合作范围与内容的扩大,Google 开始索引图书全文。

全球最有创意的 Google 公司的使命,就是组织全世界的信息,使之可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取和利用。但是在版图书占有所有图书的比例显然是不足的,Google 只有借助于图书馆行业庞大的文献资源才能完成这个似乎遥远的使命,于是 Google 的战略目光瞄向了大学图书馆。在与五大图书馆经过了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商讨,并且在密歇根大学做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图书无损快速扫描试验后,Google 终于于 2004 年 12 月 14 日在加州推出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图书馆数字化计划。Google 将与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合作,将这些著名图书馆的馆藏图书扫描制作成电子版放到网上,使全世界用户都可以在线查询和使用这些文献,Google 将拥有海量图书的数字化图像和文本,由信息的搜索者一跃成为信息的拥有者,走向其组织全世界信息的终极目标。这个计划打造的网上图书馆是 Google Print 的延伸,称为 Google Scholar。而与 Google 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的雅虎、微软和百度也都计划步其后尘,大举进军该领域。

2007 年 3 月,Google 又在其搜索引擎上推出了中文图书搜索服务,其强劲、快速的发展势头,以及免费、方便、快捷的服

务足以令图书馆行业惊诧。因为据 Google 说，到 2015 年，将有多达 5000 万册的图书进入 Google 搜索数据库中——这比任何一家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都要多得多！

Google 在数字图书馆方面的一系列动作，让图书馆处于选择合作或与之对抗的两难境地。很显然，网络资源的丰富性及存取的方便性对图书馆的生存已经构成挑战，图书馆界对网络信息环境的变化已经具有危机意识。这样的恐慌，除了图书馆主流依然是收藏，还没有彻底转向服务的模糊定位的因素外，Google 本身具有的海量免费资源、无须培训即可操作的方便检索，都极大地挑战了传统图书馆人的专业素养和思维。

当然也有乐观的图书馆人：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卡西安诺女士向媒体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在美国过去的 10 年中，去图书馆借阅书籍的人数翻了一番，一年已经超过 12 亿人次，而且大部分的人都是来寻求帮助、整理资料。“很多人说，我把东西放到 Google 上，获得了 4 万个点击率。4 万个跟 12 亿相比，孰多孰少其实一目了然。”因此，所谓“网络会最终侵犯乃至取代图书馆”的看法，在她这里变得不屑一谈，正是因为图书馆有着网络不可取代的特异性，才能更加长久地存在下去。

不论是哪一种观点，网络信息服务对图书馆有压力，并已经逐渐成为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竞争者。

OPEN ACCESS

开放存取（Open Access, OA）是近几年来，国际科技界、学术界、出版界、信息传播界为推动科研成果即时发布，而利用网络自由传播兴起的运动。按照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先导计划（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BOAI）中的界定，作者将某文

服务的水平；另一方面，读者也可以越过图书馆，直接使用开放存取的资源，如果开放存取成为真正的潮流，成为知识的核心，那么图书馆的地位，将会非常尴尬地只剩下知识产权保护这一件外衣来保护。

当然，开放存取已经成为现实，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对今后图书馆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图书馆都将在“开放存取运动”中将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会成为推动“开放存取运动”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图书馆寻求改变

来自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观念的压力，来自 Google 的压力，来自“开放存取运动”的压力，等等，使得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图书馆，开始寻求改变。图书馆是否会成为一种更加面向大众的新型信息中介机构，或者逐渐被网络的信息服务所替代而成为类似图书的博物馆、文物收藏机构，都为业界学者所关注，成为思考的重点。1992 年，新加坡政府组织几十人参加的专家委员会，专题研究公共图书馆的作用问题，并完成《2000 年的图书馆：为建设学习型国家而投资》的报告，报告中提到未来图书馆不会消亡，但是会有七个方面的“范式演变”，因此传统图书馆业务模式和管理系统需要进行全面变革。这七个方面是：

- (1) 从图书的保管者到服务本位的信息提供者。
- (2) 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
- (3) 从本馆收藏到无边界图书馆。
- (4) 从我们到图书馆去到图书馆来到我们中间。
- (5) 从按时提供 (in good time) 到及时提供 (just in time)。
- (6) 从馆内处理 (in sourcing) 到外包处理 (out sourcing)。

享服务的用户观念和基本准则,引起了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也让这个定理进入很多图书馆员思想深处。可以说,如何去实践和运用这个信念,决定了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方向、路线和结果,也说明新世纪图书馆行业对读者权利的重视。随之而来的,很多图书馆开始尝试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定制收藏、个人门户,学科专题文献推送、手机图书馆定制等,都为随之而来的图书馆 2.0 的起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 文献资源数字化

以西部“985”高校之一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2006 年开始,图书馆用于购买数字文献资源的经费,超过了纸质文献资源的购置经费——这并不是个别情况,基本上代表了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的现状。而在 2000 年以前,图书馆仅仅拥有《工程索引》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文摘型数据库,它们的介质通常是光盘。2001 年 4 月,图书馆有了第一套磁盘阵列,开始通过网络提供清华同方 CNKI 的全文期刊数据库检索服务。2003 年,图书馆对外承包经营的复印店倒闭了,因为很多复印论文的研究生已经很少来图书馆。2006 年,图书馆的磁盘阵列超过了 30TB,而在 2002 年规划中,希望到“十五”末期(2005 年),图书馆的磁盘阵列达到 5TB。到 2008 年,在图书馆主页的数字资源列表中,大大小小的各类数字文献资源库已经达到了 138 种。

回顾这个发展的时间历程,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文献资源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以至于面对众多的数据库,图书馆经常无所适从,而初期市场竞争的无序,也给图书馆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文献资源载体的改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将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如何开展数字文献资源服务,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3. 网络文献服务成为主流

这个改变是随着上一个改变而来的，随着数字文献资源的增多，很多馆长开始发牢骚，说馆长不像是馆长，而越来越像是一个网站的 CEO。除了提供数字文献资源的直接访问和检索之外，一些图书馆尝试更多的基于网络的文献服务。如将经过选择的、系统的、符合专业学科体系的信息提供给相关学科用户，以满足他们对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信息需求；如基于网络搭建区域或者全国范围的资源共享和文献传递系统等。网络所带来的快捷、实时、异地交互等优势，逐渐被图书馆所接受并大胆使用，成为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典型行业。

4. 图书馆服务手段和服务内容多样化

有了计算机，有了互联网络，有了大规模存储技术的支撑，有了对读者的关注，新世纪图书馆的服务手段和服务内容开始变得多样化：讲座与培训、专题文化展览、在线咨询和交流服务，甚至是 BBS、娱乐服务功能、读者利用文献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文化素质教育、定制复印、信息共享空间、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引路、学科研究者的网络虚拟社区等。有些服务似乎超出了传统图书馆的范畴，但这就是 21 世纪的信息服务，这些改变意味着在社会发展的竞争和压力中，图书馆已经尝试着去寻求一条适合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倡导知识服务的特色之路。

图书馆 2.0 应运而生

图书馆的上述改变，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个是对读者的高度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也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特色；另一个是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传统图书馆的每一次大发展，从文字的产生、纸张的诞生、印刷术

知识服务的管理系统,并采用 J2EE 的全 B/S 模式,符合互联网的发展趋势。2007 年 11 月 22 日,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了“上海地区第二届图书馆 2.0 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图书馆 2.0 的规划与实施”,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郑巧英副馆长详细讲解了该馆关于图书馆 2.0 的一揽子计划。台湾大学图书馆甚至成立了“图书馆新服务实验室”,专注于 Web 2.0 在图书馆中的应用研究,负责人陈光华博士两次参与图书馆 2.0 的年会,均介绍了台湾大学图书馆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给大陆学者带来了震撼。这些典型事例标志着图书馆 2.0 的实践,开始由自下而上发动到自上而下行动,由个人、部门的局部行为到部分馆长、馆方重视的转型,并开始出现一些具有推广价值的 2.0 应用实践。

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截至 2010 年底,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以“图书馆 2.0/Lib2.0/Library2.0”为检索词在标题字段中采取精确匹配的方式进行检索,共获得 295 条记录。其中,期刊论文 280 篇,学位论文 11 篇,会议论文 4 篇。在获得的全部 295 篇文献中,2005 年及以前为 0 篇,2006 年为 10 篇,2007 年为 45 篇,2008 年为 74 篇,2009 年为 99 篇,2010 年为 66 篇。由此可见,国内对图书馆 2.0 的关注始于 2005 年,文献成果始于 2006 年,在 2007—2009 年间其研究逐渐升温,并取得显著成果。

2008 年 4 月 11 日,在浙江大学图书馆举办了图书馆 2.0 年会 Lib 2.08,由于在风景秀丽的西湖边,组织者将这次会议的主题确定为“论剑 2.0”。会议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主办,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所协办。参会者多达 180 余人,全国仅有 8 个省市或自治区没有代表参加,很多著名图书馆

费的利益。

第五原则：图书馆 2.0 的技术必须是模块化、组件化、平台和设备独立、符合各类协议标准、可以非常方便组合搭配的。由一家公司提供解决方案已经成为永远的乌托邦。

初步的几个定义

尽管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图书馆 2.0 的定义，但是众多的图书馆 2.0 的研究者还是尝试给出了一个概念。Walt Crawford 在 Cites & Insights (<http://cites.boisestate.edu/v6i2a.htm>) 中，罗列了国外图书馆学者的几个图书馆 2.0 定义，大致总结了图书馆 2.0 在发展初期的基本理解。

沃尔特·克劳福 (Michael Casey): “图书馆 2.0 是一种图书馆服务模式，这一模式反映了图书馆服务方式向用户的转变。这种转变特别表现在电子服务上，如 OPAC，在线图书馆服务，以及表现在用户信息流的回馈增长。图书馆 2.0 的概念借用自 Web 2.0，并遵循 Web 2.0 的哲学。这一概念的支持者希望图书馆 2.0 的服务模式取代几个世纪以来图书馆陈旧、单向的服务。”米歇尔·凯西还认为：“图书馆 2.0 了解现在的用户的实际状况，并以为，‘不够好，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它通过三种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延伸到新用户，邀请用户参与，依靠持续的变化，这一目标的实现因为新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但这些服务只能部分地依靠技术。”

凯西·比森 (Casey Bisson): “图书馆 2.0 并不是与技术有关，图书馆 2.0 借助于外部的观点并应用它们来提高新的服务，吸引新的用户群体。图书馆 2.0，就其核心来说，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行为方式。图书馆 2.0 是一个新的框架，它要把新的